

徐蜀◎編

二十四史訂補

兩漢書

訂補文獻

彙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二十四史訂補

兩 漢 書

訂 補 文 獻 彙 編

徐 蜀 編

1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兩漢書訂補文獻彙編 / 徐蜀編. —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4
ISBN 7-5013-1156-0

I. 兩... II. 徐... III. ①漢書—校勘—文獻—彙編②後漢書—校勘—文獻—彙編③中國—古代史—西漢時代—紀傳體④中國—古代史—東漢時代—紀傳體 IV. K234.0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009024 號

責任編輯: 張愛芳

封面設計: 張希廣

書名 兩漢書訂補文獻彙編 (全三冊)

著者 徐 蜀 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潮河印刷廠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206.25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1156-0/K·806

定價 860 圓

前言

治中國史學者，不能捨棄歷代正史。究其原因，與正史的體裁紀傳體是分不開的。紀傳體史書的開創之作是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職守，萬事即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司馬遷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過去人們多理解為太史公不敢以《史記》與《春秋》相比的謙詞。其實問題並非這樣簡單，我們只要對照一下兩書的作用和對象就清楚了。司馬遷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長于治人。」簡言之，《春秋》是講褒貶的，是供人們借鑒的史書。其對象相當廣泛。《史記》呢？則是通過「述故事，整齊其世傳」來總結歷史。並且作者要將其「藏之名山」，以「俟後世聖人君子」。此「聖人君子」系指何人呢？就是研究歷史的史家。這樣說不僅有《史記》作者主觀動機上的依據，而且從客觀上看，《史記》是紀傳體史書，紀傳體對史家也確是一種理想的史體。因為它類例精密，取材廣泛，對史家，尤其是無緣接近國家檔案資料的史家來說，無異是一座豐富的史料寶庫。他們可以據此研究歷史，還可據此撰寫其他類型的史書。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史學的體系就是在紀傳體史書的基礎上完善起來的。從基本上反映了古代史學發展概況的古典圖書目錄中，就可看出這一點。以《隋書經籍志》史部為例，其中的門類大多能在

《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等紀傳史中找到它們的淵源。如職官類源于《漢書》的《百官公卿表》和《後漢書》的《百官志》；刑法類源于《漢書》的《刑法志》；雜傳類、雜史類源于《史記》等書的列傳和類傳；地理類源于《漢書》的《地理志》；霸史類（或僞史類）源于《東觀漢記》的《載記》；簿錄類（或目錄類）源于《漢書》的《藝文志》等等。其實，這一情況清代學者就已察覺到了。《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序》曾明言：

今總括群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紀傳體），大綱也。次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抄、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

由于紀傳史所具有的专业性質，後來圍繞這一體裁發生的一些事情也就非常合乎邏輯了。例如唐代以後私家修撰紀傳史的人急劇減少，過去一般都將原因歸結于史館的建立，並對此深表不滿。殊不知，唐代建史館，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來修史，正是順應了紀傳史本身的需要，只有依靠國家的力量，才能使紀傳體史書蘊含的內容不斷充實起來。唐宋時期，一部正史的完成大約要經歷這樣一個過程：起居注——日歷——實錄——國史——異代官修正史。顯然，這種積累、篩選史料，編撰史書的方法，私家是根本做不到的。當然，官修史書在思想性方面會日趨保守。好在紀傳體的性質決定了衡量它優劣的主要標準，在于是否更多地保存了當時的史料。

由于紀傳體具有上述特點，因此深受史家的歡迎。《史記》問世不久，便有劉向、劉歆、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韋融、蕭奮、劉恂等人相次撰續。至東漢時期班固著《漢書》，朝廷組織學者撰《東觀漢記》，也都採用的紀傳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起源較早的編年體反而無人問津了。

另外，紀傳體在中國古代還受到統治者的特別尊崇，自東漢起，便被作為編撰國史的體裁，此後歷代相沿不變。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 在中國古代王朝屢屢更迭的情況下，統治者形成了一種習慣，每逢新的王朝在以武力奪取政權之後，還要從政治思想等方面對前朝來一個徹底的清算。其目的，一方面為自己尋求借鑒，另一方面藉此證明前朝滅亡與本朝興起的合法性。紀傳史包括範圍廣，有關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人物等情況都能在書中反映出來，正是達到這一清算目的的絕好手段。《史記》之後，紀傳史由通史演變為斷代史，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在于此。

(二) 紀傳史以記述人物為主，統治者可以此為工具，加強對臣下的控制。唐朝宰相韋安石對此就曾一語破的，他說：「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其實，所謂「史官兼制生死」是假，皇帝、權貴「兼制生死」才是真。因為各代所修國史，執筆者雖為史官，但他們都要秉承最高統治者的意旨行事。

(三) 中國古代的封建統治者普遍具有好大喜功的特點。這一點在文化學術方面的重要表現就是由朝廷，甚至皇帝親自出面，組織學者編撰大規模的書籍，借此博取「稽古右文」的美名，並粉飾太平，宣揚「盛世」。像宋代修《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明代修《永樂大典》，清代修《續三通》、《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紀傳體史書內容豐富、體制宏大，自然也迎合了統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事實上，紀傳體國史的修撰，即已開了大規模修書的先河。

顯然，在上述優越條件下產生的歷代正史，在資料的占有、使用，以及史書的規模、系統性和連續性諸方面，均是獨一無二的。這也就是我們必須重視《二十四史》的一個重要因素。

歷代正史在編撰過程中由于統治者的干擾，編撰者在才、學、識方面的局限等諸多原因，確實也存在不少問題。為此，中國古代史家做了大量工作。概括起來大致有四類：一是注釋，如《史記》三家注、《唐書釋音》、《五代史記注補》等；二是補作，如《後漢書》、《晉書》、《梁書》等書的補表，《三國志》、《梁書》、《陳書》等書的補志，《五代史補考》等；三是校正，如《史記識誤》、《漢書正誤》、《漢書地理志校本》等；四是考訂，如《晉書考證》、《北齊書旁證》、《元史考訂》等。

此數項工作可統稱為「訂補」。經過衆多史家的不懈努力，有關《二十四史》的訂補之作，已具相當的規模，僅從歷代史目來看，即不下數百種之多。此類著作的學術價值及彌縫原書之功效，學術界亦早有定論。現在的問題是，「正史之缺憾，賴古今學者之努力，受其彌縫者已不在少數，後人盡可利用已有之成績而作進一步探求，但此已有之成績，將何從而求得之？」換句話說，一般學者如何去搜討、利用那些多為善本珍藏，又分散于各處的前人成果呢？三十年代中期，開明書店出版《二十五史補編》，匯二百四十餘種訂補之作于一爐，為學者提供了極大方便，筆路之功，實不可沒。然《補編》所及，僅限于各史之表、志、紀、傳之屬，仍難尋覓。為此，我們在《補編》之外，擴大選書的範圍，編輯出版《二十四史訂補》，共收書一百六十餘種。

為加強《訂補》的實用性，在編輯體例上不作過多限制。歸納起來，約有以下幾點：

一、凡與《二十四史》有關之訂補著作，一九四九年以前編撰或出版的稿本、抄本、刻本、影印本，均在選擇的範圍。

二、為免重複，凡《二十五史補編》已收之書，本書不再選入。

三、所收之書均以影印的方式制版，在內容和文字上不作任何改動。

四、所收書之版本，側重于稿本、抄本、初刻本及足本。

《二十四史訂補》自策劃至出書，歷時八載，幾經周折。其間屢受楊翼驤師教導，獲益匪淺，殷夢霞女士參預此役，並統攬全書編輯之責，致力頗多，書目文獻出版社社長張彥博先生、總編輯曹鶴龍先生鼎力支持，多方籌措，玉成其事，在此，謹致謝忱。

徐 蜀

二〇〇四年二月十八日

總目

第一冊

漢書古義考	清侯鄴著	二九
漢書蒙拾	清杭世駿輯	二九
漢書辨疑	清錢大昭著	五九
漢書考異	清錢大昕著	二二一
漢書校證	清史學海著	二五九
漢書正誤	清王峻著	三九三
漢書音義	隋蕭該著	四四九
讀漢書札記	楊樹達著	四七一
讀漢書札記	寧調元著	五四三
漢書注考證	清何若瑤著	五四九
漢書注校補	清周壽昌著	五六一
漢書補注	清王榮商著	九八九

第二冊

漢書補注訂誤	周正權著	一
--------	------	---

漢書補注補正	楊樹達著	二一
漢書瑣言	清沈家本著	七五
學古堂日記·漢書	清雷浚編	一一九
漢書引經異文錄證	清繆祐孫著	二〇一
漢書西域傳補注	清徐松著	二七七
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	清吳承志著	三三三

第三冊

後漢書訓纂	清惠棟著	三六七
後漢書蒙拾	清杭世駿輯	九三七
後漢書辨疑	清錢大昭著	九五五
後漢書瑣言	清沈家本著	一〇二三

後漢書拾遺	清林茂春著	一
後漢書補逸	清姚之駟著	三七
後漢書校語稿本	佚名編著	二八三
後漢書注校	清吳壽暘著	三八一
後漢書補注	清惠棟著	三九五
後漢書補注續	清侯康著	五三七
後漢書注又補	清沈銘彝著	五八五

後漢書注補正	清周壽昌著	六〇九	後漢郡國職方表	清劉庠著	八五七
後漢書注考證	清何若瑤著	六六七	漢季方鎮年表	清吳廷燮著	九四一
謝氏後漢書補逸	清姚之駟著	六七五	學古堂日記·後漢匈奴表	清雷浚編	九八七
後漢書辨疑	清錢大昭著	七三三	兩漢刊誤補遺	清吳仁杰著	一〇〇七
十意輯存	漢蔡邕著	七七七	兩漢訂誤	清陳景雲著	一〇八一
後漢書華佗傳補注	清張驥著	八三五			

第一冊目錄

漢書古義考	清侯鄴著		一
漢書蒙拾	清杭世駿輯		二九
漢書辨疑	清錢大昭著		五九
漢書考異	清錢大昕著		二二一
漢書校證	清史學海著		二五九
漢書正誤	清王峻著		三九三
漢書音義	隋蕭該著		四四九
讀漢書札記	楊樹達著		四七一
讀漢書札記	寧調元著		五四三
漢書注考證	清何若瑤著		五四九
漢書注校補	清周壽昌著		五六一
漢書補注	清王榮商著		九八九

班固作漢書多古字古義吾自讀
漢書每苦難於識其字義故著明
曰通作某俗作某今作某編為一
書近年質之余效班先生定其改
易使讀漢書易識其字義也然而
未免有錯蒙

文宗老夫子大人更為勘正乃不至魯魚
貽誤後學也

時在甲午仲春正月十七日門人
侯 鄴識

漢書古義劄記

傳古通作亭

高帝紀為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案停留作傳近字耳說文無傳玉篇無傳新附有此字鈕氏新附考據風俗通亭留字無人傍文選李注止監流歸亭引倉頡篇日停定也為證知傳與亭古字通

售為讎之俗體

高帝紀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廟曰讎亦售也讎售

誤認為二字說文售在新附攷鈕氏以售讎不分二字引玉篇引詩抑無言不讎毛鄭並作讎為證說文雖猶應也於六書則用作賈讎之讎亦假借字魏志衛臻傳子許賈物隨價讎直亦不作售

責俗作債

高帝紀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師古曰以簡牘為為契既不徵索故折毀之棄其所負俗承用作債廣韵十五卦債訓徵財側賣切債即責說文無債字新附有之鈕氏新附攷引周禮聽侮責以傳別鄭注侮

責謂貸予一切經音義卷三責索引說文責求也為證據此債古通作責經文作債阻解切近字耳

責通作進俗作贐

高帝紀蕭何為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責古字段借故轉而為進以上皆案公孫丑師古注篇行者必以贐趙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今說文貝部無贐有贐知此字當作責責會禮也與師古注合

詎通作巨亦作渠

高帝紀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巨讀曰詎詎猶豈也孫寶傳掾部渠有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據此知詎古通作巨亦作渠說文無詎字新附有之鈕氏新附攷引齊物論庸詎知釋文詎作巨隸釋張平子碑庸詎其至哉引集韻詎通作渠并此漢書兩條為證則詎之為巨渠為古之通用字也

黃屋正作幄訛作幄今作幄

高帝紀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大疋尚不愧於屋漏鄭箋屋小帳也與此屋訓同案屋說文訓居也从

尸尸所主也箋訓小帳是段借字其正字當作握說
文木部握木帳也是也周禮春官巾車翟車有握握
者握之說陸釋文曰握于馬皆作帷幕人掌帷幕帷
常綬之事說文巾部無帷字知帷亦卽握也張良傳
運籌策帷幄禮樂志照紫帷珠煩黃左傳昭十三年
子產以帷幕九張行皆作帷知此字承用已久帷行
而帷廢矣

瘡為病愈正字今作愈引申之訓勝又訓益古作
俞

高帝紀漢王疾瘡說文疒部病瘡也此瘡之本義為
病愈之正字今作愈說文無愈字引申之訓勝藝文
志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瘡與
愈同勝也又有訓益者古通用瘡禮樂志如以湯止
沸俞甚食貨志民俞勸農又貧弱俞困民俞貧困皆
如此作荀子仲尼篇俞務而俞遠楊倞注俞讀為俞
漢繁陽令楊君碑名問愈高休聲益著亦如此作

勢古通作執

高帝紀地執便利藝文志有形執十一家蕭何傳不

賢母為執家所奪凡形勢字皆作執俗承用作勢王
篇勢舒曳切形勢也勢行而執廢矣經典惟禮記禮
運在執者去作執鄭注執執位也釋文執音世本亦
亦勢說文無勢字新附有之鈕氏新附攷据此數條
為證

累思俗作累思

文帝紀七年未央宮闕累思災累思或作累思王篇
累昔慈切累思屏樹門外也引釋名曰累復也累思
也臣復入請事於此復思也說文無累字思在新附
鈕氏引鄭注考工記城隅謂角浮思也注禮記明堂
位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并漢書此條為證則累古通
作思無疑後人或因累而并加四也

臧俗作臧

景帝紀買故賤買故貴皆聖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又
曰有能捕告界其受臧刑法志吏為姦藏陳萬年傳
發其姦藏王尊傳百萬姦藏臧字俗皆承用作臧王
篇臧作郎切臧也說文無臧字

輔正作輒借作藩

景帝紀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以簞為之或用草案說文車部無轡字如應說則轡即說文之輶說文輶車耳反出也以車反反亦聲府遠切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以藩載轡盈即是有郭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轡音甫元反輶音方遠反宋氏翔鳳曰顏蓋據李登所補以為許氏原文也說文車底謂之輿車蜀謂之騎車兩騎為輶車騎上曲鈎為駸車耳反出為輶總謂之箱李說輶為車蔽與應氏謂車耳反出正是一物師古非之誤矣案宋說是也應固云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至師古分甫元方遠為二音二字乃後世四聲之說囿之耳輶者轡之正字左傳作藩為假借字說文軒曲輶藩車亦用假借字

痠正作史

宣帝紀或以掠辜若飢寒痠死獄中師古曰痠字或作瘡說文疒部無痠字此本義當作史說文印部史束縛捥世段氏王裁曰凡史稱痠死獄中當作此字

是也爾疋釋訓瘡瘡病也案此釋小疋憂心愈愈也愈之本義字作瘡故師古訓或作瘡詳見高帝紀漢王疾瘡下

偷正作愉通作媮愉訓和悅別一義

元帝紀媮合苟從師古曰媮與偷同賈山傳媮合苟容注同案說文媮巧黠也从女俞聲說文無偷字其正字即愉字心部愉薄也即偷薄周禮大師徒以俗教安則民不愉如此作而通作媮襄公三十年左傳晉未可媮也杜注媮薄也論語私覿愉愉如也說文愉字下引之据此則愉為偷之正字媮為愉之通用字論語愉愉說文引為別一義也大徐本羊未切此後一義之音大徐此等處甚多其前一義之音當音托侯切也

悵通作邑俗作吧

成帝紀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兒案此正字當作悵假借作邑說文悵不安也是也後人別加口作吧爾雅釋言優吧郭注鳴吧短氣與師古注合陸音義吧烏合反說文邑部吧不部京兆藍田鄉从

邑口聲音義與此異知悒字祇通作邑不作邑也

紮祖俗作螺祖

古今人表紮祖黃帝妃生昌意師古曰紮力追切其字本作紮後世變紮為累累行而紮廢矣又加女旁作螺玉篇螺力追切螺祖也說文無螺字

末嬉當作末喜俗作妹嬉

古今人表末嬉史記外戚世家作末喜作末喜是也俗加女旁作妹嬉說文無妹字嬉字玉篇妹莫葛切妹喜祭更也

駕鸞正作駟通作駕偽作駕

古今人表榮駕鸞駕者唐石經亦作駕定公元年傳作榮駕鸞曰杜注駕鸞魯大夫榮成伯也襄公二十八年杜注又作駕段氏王裁曰釋文宋刻皆作駕通志堂乃於定公元年改作駕據此知傳文作駕後人所改注偶漏改猶存古文案說文無駕字鳥部駟玉篇駕同駟駟鸞也从鳥可聲古俄切陸爾釋文曰駟郭音加此駕鸞之正字或通作駕轉寫遂謫為駕知司馬相如傳作駕不如古今人表作駕為得經傳之假借字也

謫作駕而漢書司馬相如傳文選皆作駕後人又改左傳作駕而經傳假借之字幾盡矣

一廖从廖省又作颺

古今人表廖叔安玉篇廖力么切空虚也重文作廖注云同上又姓也又力救切徐氏曰廖人姓从广未詳當是从廖省徐說與玉篇合左昭二十九年傳颺叔安作颺與漢書異說文無廖字新附有之鈕氏以為廖即廖之省文又作颺引此數條為證見新附攷昆蹠俗作颺

百官公卿表有昆蹠令丞如諱注引爾足昆蹠案釋畜駢蹄跂善陞獻作駢說文馬部無駢字陸釋文曰駢本亦作昆與漢書如注合

佾疑古作佾通作溢

禮樂志匡衡更定詩千童羅舞成八溢師古曰溢與佾同列也玉篇佾餘賈切論語曰八佾舞於庭佾列也說文無佾字新附有之鈕氏引說文佾訓振振有舞義又从肉八聲蓋聲兼義與八人為列義合據此則佾疑古作佾後人加人旁同聲假借而通作溢也

沫為洒面正字俗作𩇛又作𩇛

禮樂志霑赤汗沫流赭晉灼曰沫古𩇛字案內則燂
潘請𩇛陸釋文曰𩇛音悔洗面說文無𩇛字玉篇曰
𩇛與𩇛同說文亦無𩇛字水部沫洒面也从水未聲
荒內切為𩇛之正字餘詳𩇛字下

遐通作假

禮樂志假狄合處師古曰假即遐字在新附王篇遐
乎冢切遠也徐氏曰或通用假字鈕氏新附攷據漢
書此條為證又曰漢隸字源爾下引楊統碑假爾莫
不隕涕云即遐爾字是遐古祇通作假

鰓當作鰓訓類古祇借作思俗作鰓又作鰓

刑法志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蘇林曰
鰓音慎而無禮則蕙之蕙鰓懼兒也案此鰓字當作
鰓荀之議兵為鰓鰓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
認認即鰓鰓玉篇鰓魚類也鰓為魚類見潘安仁西
征賦貫鰓鰓尾說文無鰓字古祇作思群經音辨思
部思鰓也注云塞來切春秋傳于思于思于六書亦
假借字也俗或加頁作鰓玉篇鰓夾鰓又或加月作

鰓皆後出字

擘俗作攬

刑法志總擘英雄史記袁盎列傳並車擘轡皆作擘
說文擘撮持也俗作攬說文無此字玉篇攬同擘

𩇛即𩇛通作聳

刑法志引左傳𩇛之以行案𩇛即𩇛之不省者說文
心部𩇛𩇛也从心雙省聲引春秋傳曰駟氏𩇛今左
傳聳之以行作聳說文耳部無聳字聳生而聳曰聳
从耳從省聳聳之聳之不省者顧聳之本義為生而
聳則用作聳動聳聳字為假借字矣其心部𩇛即聳
懼之正字矣

仵佰當作千伯俗作𠂔𠂔

食貨志開仵佰師古曰仵佰田間之道也南北曰𠂔
東西曰佰俗承用作𠂔𠂔玉篇𠂔𠂔南北曰𠂔東西
曰𠂔說文無𠂔字𠂔字新附亦無𠂔字管子四時篇
脩封疆正千伯房注千伯即𠂔𠂔也當从管子為正
慄古通用廩俗作慄
食貨志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與左傳

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合今五子之歌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作慄案說文心部無慄字知古通用廩也

芸字字正作耔假借作芋俗作耔

食貨志引小雅或芸或芋今經文芋作耔毛傳耔雖本也說文禾部無耔字案說文耔壅禾本也與毛傳雖本意合是耔為耔之正字芋為耔之假借字也

擊手擊字俗作挽又作腕

郊祀志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擊又游俠傳搯擊而游談師古曰擊古手挽字也戰國策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扼腕文選嵇康琴賦發和顏攘皓腕皆作腕案說文肉部無腕字手部擊手擊也从手取聲士喪禮設決麗於擊皆如此作定公八年傳涉沱拔衛侯之手及挽史記封禪書海上齊燕之間莫不搯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皆作挽說文手部亦無挽字

趨俗作躁

天文志用兵靜志趨凶又星辰出入趨疾說文走部趨疾也考工記羽豐則遲羽殺則趨義合今經典作躁易繫辭躁人之辭多禮月令君子齋戒處必掩身

毋躁皆如此作案說文無躁字知古祇作趨而經典承用俗字別作躁

斧鉞正作戍鉞鉞之論字

天文志伏斧戍謝罪今斧戍之戍皆作鉞說文無鉞字今有之者鉞之論也辨見段注說文部首戍斧也从戈レ聲司馬法曰戾執廟鉞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戍右秉白旄如此作是戍為鉞之正字

猘今作瘕

五行志引左傳猘犬說文犬部猘狂犬也从犬折聲春秋傳曰猘犬入華臣之門與此合今襄公十七年傳國人逐瘕狗瘕狗入於華臣氏說文無瘕字知猘卽瘕也

癰之正字作邕通作癰又作壘作雍今作雍

五行志癰河三日不流師古曰癰讀曰雍說文無雍字玉篇作壘土部壘於泰於勇二切塞也障也隅也周禮雍氏掌溝瀆滄池之禁鄭曰雍謂隄防止水者今从土以上玉篇案今从土者謂今从土作壘也周禮雍字不从土小雅維鹿雍兮傳公九年穀梁傳毋雍泉